



對山集卷之十二

序

橫渠先生經學理窟序

此吾橫渠夫子之微言而門人之所記也故曰經學理窟若以爲衆理之所聚其淵若窟而出無窮也予嘗細玩其辭說其於天下之理若指黑白而較堅脆言不虛越而理皆深造見之於行事無弗達矣宋儒言治要之躬行鮮而粉飭麗若夫子蓋周孔子之後一人而已予友陝西按察副使山陰成君質夫昨守鳳翔以鄙爲夫子之里思欲表章其道會巡撫都御史

對山集卷之十二

灤江王公汝溫行部至郡而分守叅政石岡蔡君承
之具陳橫渠祠堂敝陋弗鱗請公更事脩擴以表後
觀公欣然從之遂以其事下蔡君及分巡僉事王君
濟川與成君成之既而又曰廟貌者一方所仰而著
述萬世所賴也東西銘正蒙語錄世或盛傳而經學
理窟與文集經說雖士大夫亦希覩矣曷求而刻之
廣厥視乎石岡君曰某幸有經學理窟可以騰繕於
是出以示成君刻之既成成君以書來屬海序諸其
首蓋以識刻時事使後人知所自始云耳而夫子之
言讀者當目得之繇宋至於今學士大夫所論要不

可勝道苟微實究其所以而曰能知夫子之爲道亦
道聽途說者耳豈所以自通於夫子之門墻者君子
弗取也嘉靖二年七月癸酉謹識

送東谷序

東谷子由崑山改整屋居整屋者二年乃以考績上
京師過予爲別又十三日往餞東谷子於思政之軒
覩近遡往慨然興懷焉於是賦詩悲歌以贈東谷子
詩成遂序以書之於卷嗟夫士於夷居莫不以天下
之道是是非非謂如契、要、貸也然而天下之事
恒出於精神思慮之外蓋有是矣而非非矣而或

是者於是聖人之道不能信於天下而姦詐之徒爲其所不當爲獲其所不當獲者往往而是故小人亂君子夷狄侵中國遂使士大夫之口善者不知是惡者不知非聖如周公孔子而處士橫議蒙疑於當時此其故豈一日之漸哉關中郡縣之吏崇廉耻遵德義者一二人往往憎於多口而貪饕饒倖倖之徒反冒薦牒此非獨當塗者之過習而不察居而不疑由弘治之季大抵然也東谷子以名進士出宰兩劇不倖而當其流俗志貞操潔而上弗知民安治興而譽弗逮登仕十年而貧寒憂不日不得推餘於僕豎愈積而

操愈固行愈屯而心愈紆由是則豈但可以首先關中之吏雖之天下可也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東谷子由吳抵秦關數千里而所遭植若合符節乃能獨以無垢是居毀譽憂患亦至乎前畧無少動其心由是雖古之人亦已難也今士大夫并古人之難爲者而責中人之才乃其所予又因喜怒而重違其本指由是雖周公孔子立乎其前未有不非之者此其意非真非周公孔子者苟其名非且與丘則雖百周公孔子無非可非者也予有別業在彭麓雜聞于民博考其政親見其爲人而有美不誇抱器罔售其過

安歸耶東谷子行矣然天下之廣士大夫之多無有
深知東谷如予與羨陂石岡東巖涇野太微者况東
谷非求人之知而爲是者求人之知而爲是則別有
所爲而不爲乎此矣知不知豈東谷之志哉其詩曰
惻惻遠行邁悠悠勞我心若子當路岐握手揚清音
子實素心者棲遲良可欽世情重雷同薄俗鮮規箴
日送子去遥望南山岑秋風發志士意恒苦君如天
上鳴我若道旁朽不能久踟躕徒使情縷縷君行已
十月君還應及春大道直如弦我心難重陳昌朝惜
賢達君子念經綸願申宿昔意尊主隆斯民

東谷子草堂詩序

王子明叔揭其堂曰東谷草堂士大夫有記有賦有
歌予雖不能坐其堂履其盛然讀其所謂記與賦詩
與歌者則東谷已固畧無所遺矣於是明叔以序屬
予究其名堂之義乃一循諸近代緣名以立字緣字
以定號是亦所以借視乎名堂之義而因以致
其丁寧之意而已夫名者實之賓也於理也德剛而
陽柔而陰而明叔之賜蓋近積其易見而因著其無
窮云爾何也賜日也天地之體如此其大且遠而其
運如此其無窮非陽之爲德則息而不長而以賜與

爲之麗則暘又陽之精者故其光輝隨運而廣無有弗至乃其究使萬物各得乎遂而無遺故字王子曰明叔者章暘之德也暘之德明而其用使萬物各得乎明遂而無遺其義若已盡矣而猶以東谷識之明暘之方升而昧者融止者進作而愈光久而彌大其意若謙而其實則又要諸其本有始有卒之道也周公於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辟之於暘方居重淵者也九二之在田則光漸於谷天下獲覩其文明矣故曰利見大人惟有文明之德故天下之人皆利見也明叔之東谷其義豈不亦猶九二之在田耶今明叔登

仕版躋顯願遭遇堯舜之君以行其所志逆不泥順不豫夷險靡對毀譽弗侵其剛健之德又合於乾往而不息守而不易則又自強不息之義也於乎陽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道也明叔慎哉君子之道惟無垢故尊無息故明士大夫之詩若文旣皆言其意而達其德矣予斯言實所以申士大夫之意焉耳所願明叔益富乎其所以爲明者以旁照於斯世上而君下而明近而天下遠而後世一被是明而不窮焉則東谷之稱將與天地日月並峙而立矣豈非君子之至願哉明叔曰予不佞予感矣終身從事無斁矣然

而烏可云爾已也于是書之以爲東谷子草堂詩序

贈僉都御史翟公往撫寧夏事序

聖天子一新天下之政謂天下之治莫先於撫巡之臣撫巡得其人則政通人和方內時乂故於撫巡者特加之意焉其在諸邊所選尤慎蓋承平日久武備玩弛非得老成更事之人則無以風厲士氣條易故習寧夏巡撫旣缺於是吏部敷求於中外明德之士而以陝西按察使翟公超拔焉拜勅將往按察副使江公以予序述

天子之休命因餞公公釋褐時予知公之名甚厚洎

備泚岷長憲關內瞻承旣屢感願已深况重之以群公之請哉予昔方壯時亦嘗有志于天下之事覩見當時用之方崇內地而賤邊鄙心竊隘之以爲內地政通事習有水旱之虞無兵革之畏而邊鄙法禁久弛伸縮多謬帑藏不盈則士無鬪志驍勇不忿則地有他虞破積習之弊倡勇敢之風非計慮素熟於中世故久諳於外必不能臨機克相當事不迷寒氊裘之瞻致安攘之福也昔公在岷思以撫衆嚴以懲惡至今繼者安枕而享成居者籲天而感惠彼以聲音笑貌釣餌于一時者能有之乎鄙諺有曰欲穩步

審故路公茲往矣苟以所以處岷者處之特一運而已

聖天子率循舊章更圖新化所望於士大夫者在俾民有安定之休耳寧復自庚午以來公私之力憊矣所以安定之法惟視休養生息何若也士大夫自初學以及壯休養生息之法孰不能言之至其施行之置則銳者累於欲速鈍者迷於酬筭雖內地且難况邊鄙乎此不能不起

九重外顧之憂也公負天下之望將來平章方宇豈惟知已者以是望公

當行與士大夫一是皆以望之矣公以為何如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詩序

自己已以來蜀民不鈴方土罔靖

天子震怒爰命討平川漢之間士馬填益財殫民困賊勢益延一時受命之臣瘁精竭思文武咸致撲之不滅隨撫隨叛於是

上命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往終厥勳蓋是時公已悉平山東中山河南之賊遂督所故將軍鼓行來蜀乃於二月辛丑發兵保寧群盜方叛走漢綿勢熾揚熾人心疑畏將謀內誦公曰此若擣鼠宜先塞其

旁穴夫旁穴苟塞何所不擣自三月壬申至於丁丑
所誅獲者萬有千計蜀方用寧川漢咸又巡撫陝西
都御史藍公屬予序以賀公夫以精不以多以律不
以寬二者兵事之軌道也予曩聞征蜀將士言蜀中
多兔山絕壁賊更善附山攀壁千人刺矛激弩萬夫
莫能當也地多草樹窟凹師弗習往往中其伏兵平
衍之野又多稻塍水堰騎不可馳步不得奮一相躋
倚仆跌若崩加之地氣卑濕餉飼不飽七馬忽已太
半物故倉皇用騎馬百不能選一此語實矣然是時
士亦多首功者豈設機應變不善哉或失其軌道耳

藍公言公初進兵時先檄各路填守要害具故所往
來之道既絕又分職專使糧糗常繼師得宿飽諸餘
紀律之事益申嚴擊者不取取者不擊奇自爲奇正
自爲正鋒鏑相錯毋有易也夫持是以往雖天下可
也豈但蜀方哉公英爽桓毅之氣加以脩涵有素宜
能先覺乎此事功之成捷於影響固非偶然也藍公
與公同事共勳能喜談樂道如此要豈其私好哉爲
祝之曰願公凱還後以所得於蜀者上於
天子細求所以安而鎮之之道使蜀之父兄黔首如
曩時各得保其屋廬田畛死不爲盜則公之德於蜀

者不但萬萬世也公以爲何如哉

送東岡子序

皇上闡化厚邦勵精天下之事日日求所以安定天下之道乃莫若屏逐詭遇登崇俊良於是吏部以湖廣按察使員

上聞

上遂以東岡子往迎厥勲

命書至矣東岡子方以執事在隴西留滯數月始得歸省署戒行事歸時時因過許西康子之廬與之飲食而別於是康子謂東岡子曰予昔聞諸父師夫堅

者不可磨而磷白者不可涅而緇也公抱德履正凡所阨尼者莫能奪也是天豈無意於斯人俾公戎疾不殄如此哉天之生斯人也欲致所以厚之之道故既有賢聖之君以主之於上而又必有明哲匡紱之臣以任之於下故治定功成民厚俗美也歲自丁卯以來權臣以刑威持國天下沸然不能安幸賴天子明聖諒殛而更改之明詔累下矣而主法之吏一沿餘習以喜怒爲重輕故

上雖憂勤於治而功效未彰此其故在官不守度民不信法也夫上有所爲而吏以輕重渝之是示民以

無措而欲民之有措也民惡得信法而官惡得守度
刑者民命所係風俗之本也少有所不得則姦宄緣
以爲利僥倖者習而見之翕然摹於放矣雖百皐不
能治一邑况天下乎故風俗日偷而禮樂不興者法
敝於下而上不知也夫湖廣三楚之區強勝之國土
廣而民雜號至難治也諸濱蜀漢之處又水旱兵燹
相仍民苦於餽餉百不能支一其風俗因而轉移者
殆何如也故上以公往隸察之夫持握者至重而維
繫者至繁也以公才德譽望之盛固可以使湖廣父
老子弟安厚無難矣况湖廣之民今莫不惟公是望
酉秋八月十一日丙午序

存笥集序

存笥集者凌谿朱子升之所作也清新俊逸有國風
之才焉然凌谿子循若無而士大夫者乃人人願見
矣卽凌谿子何可靳而不傳耶夫言之及於遠者必非
尊官高年也詩又言之精者苟有諷詠興起之益雖
鄉黨閭巷可也况思深義熟該備情理如凌谿子之
撰哉縣令劉侯者濮人也悅而刻之將以廣及同志

予嘉其能昌君子之言也於是紀諸其後

張舜卿東征詩序

正德六年山東河北盜起官軍赴勦者以數萬計賊勢益成於是

上大怒命右都御史長洲陸公往治之仍添調遼東宣府兩邊之兵以為之前陸公行於是以武選主事

靈夏張舜卿統宣府兵勦西路參將 統遼東兵勦

東路十一月中張興張旺率眾寇長清章丘鄒平高

苑壽光博興昌樂諸縣而張舜卿度賊必夜抵高麗

鎮於是伏軍貞觀鎮俟擊之高麗去真觀鎮十五

里四鼓先令斬榆棗至巷口道路分八百人遇要害

餘兵皆遊擊約五鼓鼓噪而進賊急來犯我師盡為

榆棗所宵挂我師於衢市間奮擊斬獲不可勝數而

二賊首亦就殄絕於是舜卿下令曰賊固有脅從者

吾良民不可槩殺先降者當生於是得男女小大八

百人騾馬千數十匹龍鳳旌轎及兵仗雜器二千七

百有奇十二月壬寅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圍在平舜

卿以精兵白人與子破其圍斬獲劇賊數十人未失

一矢捷上舜卿以功進武選員外郎子為百戶縉紳

大夫聞者皆為歌詩以嘉舜卿之績命曰東征大捷

詩昨舜卿以少保右都御史彭公之奏來與平蜀其
過時出卷示予予深歎舜卿文學之士能克武有勇
如此聞齊彥明楊虎劉六劉七者巨盜大賊也方其
猖獗時老將宿謀皆唯唯甘後不敢抗一鋒舜卿能
以百人解其堅圍斯已偉矣其高麗鎮之捷張興張
旺者劉齊頡頏之盜也寇淮安立敗兵備兵擄知府
劉祥不一年集已至數千人直隸山東徐淮諸處所
過傷殘毋敢撓也舜卿一戰遂克使無子遺此非表
表然且能窳虎豹之勇而善謀能料其孰能然哉其
孰能然哉今蜀地悉定舜卿之功又不知幾何由是

而往往授方益大矣然盜起固有所繇其繇皆舜卿
目覩而心悉者

廟堂之上寧可嘿然而不求爲之所邪鄙諺曰治壞
於少安病加於小瘥今日者當病痊劇之際者也失
而弗治後何已乎予與舜卿同年又厚誼如兄弟故既
讀其詩於其卷首又猶有是言焉止德甲戌春正月
丙申序

贈楊秉衡序

夫德與位相直才與性尚比非以表物異數其道有
然也故古之明君審官而辨治責法而準式其得也

吾從而重之凡加秩百子爵豐食足使者皆重也其失也吾從而治之凡罷廢誦抑皆治也故明哲不以位貶德才揜性

明君不以私蓄人府肉容蠱明此六者可以理天下矣故表物異數者

天子之公柄天下之公行也俱高而峙矣有山嶽阜岡之異俱深而穢矣有江河湖海之異此非言高私于嶽言深私諸海其數異也故

明君之務在於操法而定式蓋法備而後可以責法於下式定而後可以使下有準故先有此二者然後

因位以植才隨治而審官如此雖有僥倖詭遇之人不能雜進而冒至此非厚刑驅遣也賢者尚一一表辨莫失其小大况不賢邪故曰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之謂也吾友楊秉衡守漢中三年吏部以爲浙江按察副使府寮請以予言爲賀夫君之清德明譽彼士大夫莫不知吾所以致意於君者蓋有以窺識

皇上用賢爲治之道雖堯舜三王不復能過也彼法式者上操以眠下也由君在漢中凡所以綜理維持於是法是式者未嘗纖毫遺廢由

明主表物異數之道參之使君一日而三陟弗過也
况惟是哉君之在漢中也廣教化厚民人斯二者人
人之所難也又加之以兵旅饑饉餽輸予未嘗一
日少間此雖使古循吏如龔黃朱召莫能一朝居也
雖非以棲止召也行遠者未有弗自適登高者未有
弗自卑由是以往君位常益弘而負當益重
天子宵旰之上蓋已惓惓望君矣君尚念之哉

送張閣夫序

遼陽張閣夫以口部郎中奉

勅整督關中糧餉供實三邊既逾年事幾克成會

詔至優免逋欠君遂還京師諸公先生各賦詩以贈
因屬予序諸其首簡夫諸公先生之詩所以道情悃
揚休芬於君之行何弗至矣又奚待予言予聞之先
民已然者可指而數無然者難可必而待也此其故
在識測消長逆順之道爾自孽臣專擅以來倉史益
虛

國家之用益蹇蹇而難足此不能察其已然雖嚴刑
峻法其有所窺避者皆可得而欺也夫有所窺避者
皆可得而欺則弊愈滋法愈嚴國愈空用愈歉雖石
弘羊莫能給一鎮况之天下之大乎閣夫之來也嚴

於治頑而畧於理疲故民皆欣欣然若慈母之慰已
嚴父之教成也夫事之不集者皆悍民傲姓相挺背
也官府之令下於民民承官府之孜孜然早夜震恐
惟其不先至耳彼悍民傲姓欲已之脫者則揚言以
訛衆使之勿來欲取以爲利者則夤緣縣官報部運
因以所徵爲奇貨二者不同同於蠹敗

國家之用劫小民之命當事者或莫知求而治之或
治而不及其真有是故頑者益頑而疲者益倦固非
國家之法弊百姓之抗玩也閭夫深知其弊而特治
其最此於事何不集爲教何不遠邪然又明識其

然之故所爲之處者一能合于先王之道使有所窺
避者莫能肆其姦不屑於條件禁治之末其老成慎
重之氣又足以副其心之所存由是道也雖天下可
也何啻關中邪夫錢穀之事我
國家自

祖宗以來付之司農者其道蓋可見也後世行法理
事之臣往往作聰明亂成憲洗垢索癥於民以倖求
高嵩之名浮薄者從而效之熙然成俗故賦日嚴用
日歎民日病不可支久而弗變則病者且死矣不特
賈生之癰疽耳閭夫歸見於

上庶幾以所見所行者縷陳於前使盡復

祖宗之舊貪婪窺俟之人莫能異用其志則又闇夫之成事也闇夫勉哉天下之民今以望闇夫矣

奉贈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還

朝序

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既再平蜀盜矣又北治土魯番西郵奄莫於是

上以書徵公還朝比過省會陝西鎮巡諸公暨藩臬諸君子走使來屬予序以贈公謂予知公深凡所以欲致意於公者或能言足之夫崧高之作吉甫斯堪江

漢之詩周邦惟賴公之崇勲休烈有耳目者所能言也至於要成功泝源始則有道者或昧而莫宣海何以當之哉布政使李公者以書責海曰公負蓋世之勳當

上所禮重此丈夫得志君子道長之秋也諸公云贈者當以文爲貴而儀物不與焉其云文者當以子之言爲貴而他人不與焉夫談美德章國休君子之事儒者所貴也子奚可辭哉於是海卽諾公先生之意以獻之公曰

明興百五十載仁漸義摩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

罔不尊親愛戴此商周所猶難漢唐所無有傳所稽不可誣也

陛下承太平之統襲治平之後人康物阜何有弗施宜民趨義嚮教彰至仁之澤廣大治之緒乃弄兵犯教侮順抗息方其橫時殫驍將掠名城倏忽千里捷於疾飈此與夷狄何異

上既累詔優撫宜亟首自陳匍匐踊擗覬萬幸以從德心乃猶性恃冥昧致底天罰兇魁既盡黨與靡遺使

陛下隆神武之名公卿闡戡定之勩血流千里士儼

數年此豈

陛下初意哉故蠻夷雖至無狀猶有可諉曰此王者所不治地遠俗異也民亦乃爾固非冠帶文物之地於化反乎不及夫久張之絃必更久佚之民難令此長老素論也鄙諺曰操火者可以喻熱握冰者可以契冷言事以躬見爲得也保佐之位軫轄之地

上意必欲公與共理此正一亂一治之際其更絃施令之道微公將誰圖哉盜起於民瘠而吏不檢風俗繇於法弛而臯不當夷狄生於內治踈而外守疲三者當塗之人所畧而不論也夫瘠民不能以自給常

役尚無以用而使無所不役安不為盜使能者務以
 羅織求臯掠民無所遺不才者養姦長惡二者雖不
 同同於驅民此無他法弛於上而下解體也夫法弛
 則維常弗張教化沮廢雖使百仲尼日詣民而導之
 善弗能也下解體則見上所令玩而不從少被督責
 反因為怨故訛言興正理盭禁民自帥其鄉國度不
 習於下苟以先王之道加之譬之沃膏然鐵母能灼
 也故

上雖宵旰憂勞與公卿百執事瘁志畢慮而功祥弗
 臻善意亡素定而行失其所先也民者以吏為視聽

者也吏如此民將焉循公奇勳宏勸天下婦人小子
 莫不跂而望之海承諸公之請安得不以斯言告公
 為

陛下得人與天下生民賀夫行百里者不以九十里
 而跲言必至也况公之已行將遂足其百里哉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往治甘肅序

正德十年七月己丑甘肅闕都御史巡撫

上以陝西左布政使高密李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甘肅地方

璽書既至公於是秉節北行三司諸公咸欲有以贈

公而右布政王公左叅政柳公謂予與公厚宜予爲言予惟公在陝西最久由僉事副使數年始移湖廣湖廣才一年則又來陝凡陝西吏民所苦樂雖纖細知也今百姓聞公往甘肅恨不能留公乃不知

上意所在行將欲公徧澤天下予安敢不盡鄙人之詞昔公初來陝西予方以憂家居當時瘁瘁感感不能交賓客顧心獨欲見公以在京師士大夫間獨公所爲爲難知之深慕之厚也然何嘗待數言卽卒能信公爲長者可以大受此宜與執契孰謬夫事非難成能喻者少耳甘肅之人所不能自聊幾六七載嚮

非

天子厚福所庇今安能復有室廬之托父子之愛哉執事者不以德御下以廉立威諸將一切優遊自玩致虜數梗邊者此非虜無狀也夫內治弛縱不嚴敵所必乘也主吏狂悖謬妄下所難令也昨彭濟物微趙克正克易前人之愆以爲之賢則濟物雖至今留可也故曰以道居危易以淫居安難此非但可以深中其情當塗之人所萬世不易者也予嘗由載籍所見必竊自痛恨以爲士無事謂人不已知不能爲時所用以濟天下之艱及用之弗效以往徃托世文罪

以推惠於人此無他志非求實學非求已耳曩公與予言卽不甚高遠而指趣悉盡夷考其已事則磊磊然不可得而企確然不可易也幸當諸公之請可畧言之以見公之所採明予與公所由厚非比也孝廟時何鼎事詰問言者當時大臣蒙被禮重者無以言也而公以儀制主事抗疏上論至有鼎近臣直言之禍如此况踈遠乎科道言官不得其言如此况非言官乎

上嘉納焉後有旨起延壽塔公又抗疏止之其論剴切明著可與佛骨表爭高下

上初嗣位公請慎法

先皇以光丕緒敘述

先皇憂勤天下之意與孜孜圖治之實有次第小王子上書以六千人入貢書辭悖謾公乞返所上書責其不敬之罪令旣伏悞然後許更所上書待議其人數定允然後容

朝後卒如公議此四者志與學一不可廢也故公在武選日能箴視權姦抗阻傳奉鼎鑊之威不能脅蜂蠆之毒不能螫者公有此道也夫本者末之所資志者事之所待也由公之已然以望其所未至吾於公

知綽然有餘矣茲予將日望之

送瀟川子序

瀟川子既有浙江憲使之命於是與瀟川子遊者咸思所以贈瀟川子或以詞賦或以文學彬彬然郁郁然有老宿之所未見也夫於瀟川子之行不亦盛乎康子曰縷乎休哉可以言盛矣未可以言道也道者履之所及士之所志者也於人以言而不及乎道芬章繪什奚補焉挾奇窮瑰奚傳焉侈溢泛浩宏博偉大奚關焉夫瀟川子有道之士也王人之贈也以器賈人之贈也以寶士大夫之贈也以言言而弗及于

道猶無言也夫欲贈瀟川子何若以道而贈乎夫事之生也莫不挾恃所抱以睥睨於世謂可以光明俊偉物無不及焉其行之也千百不可一二謂其志之皆非邪此幾於誣士謂其學之皆非邪此謂之抗越弗達於教然而君子賤焉者以其中不足而外有餘也以其亂是而遂非也以其恢恢闊闊竊其義而資其名也故其名雖賢也如所弗聞焉其行雖利也如所弗有焉此非所以語道者也何若以瀟川子履之所及者語之乎昔瀟川子其黜而田里也優遊先王之道若將終身故窮居不損焉在臺察也棄人之所

易而尚其難故國是以章焉其守府也畧人之所喜
爲而先其畏故民生以休焉按察也植善莠狂亟亟
然以行於其所聞是非之際生死既難無悔也故於
士之守也有大業焉夫往者今之監也志者行之基
也瀟川子之於浙江何若一視於所故履而毋以易
乎夫長憲者民命風俗之本也惟有所弗庸焉故上
疑而下不畏民日就於刑戮不可以遷善而敏德此
非官有所不能也治弗以事而行弗以理也朝作而
夕更加乎其弱而不校乎其強此謂治弗以事以伸
縮諛訐而蠹蟲教以順旨廢實而滋憤此謂行弗以理

二者寃民所以結恨於塗而上弗知者也夫寃民結
恨於塗而兇人肆縱志意此非

國家之福也故愚俗亂獄而固安奴小人逃刑而放寇
天下之民惴惴焉被躐於齊人故無恠乎治日常少
而亂日常多也唯有道者深知其必然故因心以眡
物參聽以廣情果斷以杜妄執準以正欵力不加多
而效長焉辟不加衆而化行焉舜之於四凶孔子之
於正郊是也然則瀟川子以爲何如或曰天下之人
莫不引頸以望瀟川子使之輔弼
天子以廣雍熙之治而子以是言之此但以及刑憲

禁令之事奚足謂道以贈瀟川子以道者曰流水之
爲物也不盈科不行不足於此而通於彼吾未見有
行焉者也吾聞之也君子之言也不舍其近而踰其
遠由是而之也雖天下可指掌而治也奚謂弗可以
贈瀟川子

送沈仁夫序

沈子在關中也凡五年故沈子能數過予予於是則
能有以孰知沈子之爲人茲沈子秩使憲滇南矣沈
子以書抵予爲別予以痲癖不能餞沈子也乃以其
告沈子而贈之曰夫騏驥驤馭所以稱良馬者以

其德足以致遠也士大夫所以稱有良治者以其業
之居諸身者廣大而堅固也今天下之民所以困踣
愁苦不能休息者

天子嘗以蘇息安妥申飭有司使亟行之而此日甚
也固征賦之令未善邪何行之百五十年而獨至此
棘也夫由近之所行而不易雖悉蠲征賦之令而民
當益窮何也禁令不明刑罰不當奸吏舞文而欺罔
豪民倚重而噬弱故貧者抑志委心甘爲人役而鈎
利之徒洋洋然橫行於下而無忌也昔者沈子之在
關內蓋嘗求是而治之矣旣而何子道亨又惟求是

而治二子之治才一年而關內之民瘠如綫臬上吏
虛恢鮮實苟務姑息忽經制畧肯綮民安不然故愚
嘗以爲教化之道在於富民裕才富民裕才之道在
於明法禁審罪當刑法禁明罪審刑當矣禮樂有不
興者吾未之見也曩於何子之行也旣嘗以是告之
知何子居乎其業者廣大堅固可以行之而無躓也
故於沈子之行也又綫陳不繁焉沈子何子其道一
而已矣夫久通之市必媮久張之絃必鞞皆不俟先
民之訓而後知者也奸吏豪民之治不嚴徒以區區
小過細事詰審濶切非所以求之法制之外者也今

之言者曰貴近科擾官吏疾首苦心而莫能拒其至
大者然止一索而止姦吏則緣是以趨五倍之利豪
民乘以先輯速報者又輾轉藉倚是以什而供一也
彼貴近者固莫能遽已矣此緣貴近既民者吾亦不
能已邪孔子之仕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孔
子先簿正祭器此所以使自廢其獵較之道也姦吏
豪民無所得志於下彼貴近卽甚狠無厭見求之難
如此不俟再求而心已慙矣此姑舉一事以告沈子
耳沈子愛民信法崇德敦義關中來仕者吾徼有多
見也民眈眈于上之治已也今已數歲無驗矣予不

於沈子望而誰望邪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平蜀詩序

正德辛未今右副都御史馬公以僉事分巡川南時
監鄢諸賊爲患蜀中者已二年旣伏誅後復有廖麻
子起川北方四起李崖井各有衆十餘萬破瑪瑙關
陷南川綦江直犯江津以窺重瀘諸軍望鋒而潰亡
敢撓者都御史林公俊駐軍江津以公與副使何君
有敘瀘之捷遂檄公巡川東川東諸兵事皆以屬之
曰賊非君莫可平也公于是與何君約曰副使李君
以施南兵阨綦江路五宜躡而感之大堽與爲夾擊

此至計也於是恣行斬萬餘人賊懼去乃追諸永澄增
東鄉填榷等益斬獲不可勝紀於是賊日夜竄毋
敢友顧自蹂踐死者若積新刈菓用兵以來此大創
耳然時山路巘嶮饋餉弗繼冰雪凝冰而又士凍餒
不可支公自徒步衝嶮勞苦慰勉故士人之感悅用
命如此賊渡江北川湖土兵以久役思歸林公召諸
公急還徵兵公獨以民兵數千龍驤以後賊攻梁山關
新寧公趨保新寧賊遂遁去方四乃道亡公擊牛醢
酒犒士卒曰吾乘勝追殺彼倉卒誼吾衆寡必急擊
之可得志也衆曰唯乃進追於陶渡及鳳凰山連破

之於是賊走廣利寧羗掠食而已商參麻子在漢中聞若此因內懼求撫軍中諸公信以爲然公曰此所謂急則求撫援則復叛也吾不能以全蜀之衆受侮於賊乃縱兵追擊於清風嶺歌陽寺大破之於是方四賊爲曹甫遂來乞招而自散者已數千人川東之賊始渺小矣廖麻子益自懼於是殺曹甫以邀而公帥兵追之斬獲不可勝數賊乃渡江地特川西往來漢城都之間以危言索臨江市於是主上者以我師老憊議招益堅公極論不可唯飭兵戒士望壽計攻討會臨江市父兄輯子弟數萬人拒賊弗納賊屯新梁相持者月餘而新梁民又欲謀變賊乃去新梁復縱橫漢州勢延蔓不可支矣

上於是以今太子太保彭公來視師公首陳平賊之策凡若干言彭公嘆曰不如是賊不可平也乃出潼川梓潼會兵漢州一戰廖黨遂空喻賊以千餘人由間道東奔所經窮山絕谷捷若流電凡三日追兵未嘗一及獨公所伏兵數邀之曾有

詔進公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屬以兵事公受命益痛自刻責明賞罰嚴紀律厚士卒謹要害賊遂不能更西於是又勒兵刈馬領絕其東奔屬副使曹某都

指揮韓某悉以精兵更番向賊而已出高坪銅鈴歷抵平桑觀視緩急至燒刀溪戮渠兇七人賊計窮始有志請降遣渠魁二人赴軍門公與期四五日越二日賊已相率來而喻某亡去旋獲斬之蜀盜悉平捷上進公右副都御史

賜以

爾書及金帛優賞之焉夫平蜀之功予以罪在鄉里蓋數聞焉故知馬公先後詳細如此

國家承平日久豪民貪吏得志恣肆窮人家被荼毒不能何故奸猾者輒起兵生亂賊又矚知兵戒弛玩

又每要求招徠縉紳大夫不窺其誠偽輒亦信之故俞益所忌憚觀漢中與臨江市二事非馬公安可爲也林公觀事見信彭公納策決機非明者不能皆策書所勘者此其數豈宿貯曩定邪未幾內江人駱松祥作亂有衆至數萬有司議兵討之公曰賊初僅百人耳餘皆良民脅從未可盡戮也乃勒兵坐境

上傳檄諭之其衆果散去遂寧奸民挾其三里之衆曠役四年矣猶弄兵山中以脅其有司公命縛渠魁十數人餘民服役如初膚淺者當何如也茂州羗悉衆圍城水盡圍急公遣人喻羗以

朝廷威德且使入城授方鑿井以待圍解茂人因謂
 為馬公井云使他人當之馳奏請軍矣夫戎兵之事
 聖人之所慎故學鮮傳焉 馬公由書生起家有宿
 將之所難此不可以風聲氣習槩論也易曰長子帥
 師以中行也其馬公謂邪予聞渠縣有兇人嘗戕其
 居民闔門死焉凡數年有司置不敢問公至悉縛治
 之方匆匆理校行陣也而又明法昭禁使教道顯明
 非確然長者不能陝西按察使邵君文實以四川諸
 君子之書謂予彙為史官於馬公有管鮑之義當有
 言以引所為百代奇勳詩冊之首故援其事實而私

論之焉

送王克承序

王先生方伯關中三年矣使者師生以王先生數不
 理於群口謂承流宣化之臣宜莫有如王先生於是
 尊禮王先生有加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初
 不識其指意所在皆以使者為賢明能獨知王先生
 也夫自

明興以來承流宣化之臣予於關中得二人焉高密
 李承裕與王先生耳然皆直而靡撓清而靡汚子然
 弗淫於俗油然弗媿於心者彼又惡足以知孰可驩

乎其心報乎其譽而當乎其毀者也及其有請於王先生而不獲也則又求所以甘心焉於是又以王先生爲不可凡仕關中者又關中士大夫皆以使者爲不肖曰是徒以市井之心矚長者之度是卒以自扶其奸諛譎險之迹而已是亦奚益於事而奚損於王先生哉於是王先生奮然若曰我知靖恭執事私顧靡爽爾矣夫行年若吹飈奔矢也我奚可以其潔而易其穢以其安而易其危哉於是力陳其志而歸上與大臣皆莫得而留焉於是王先生浩歌以就駕大揖以謝客又忻然若曰田爾而耕水爾而釣吾得

返吾初服而已吾又安知所謂毀譽榮辱何物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皆曰若王先生蓋古所謂仁人長者增之而弗崇密之而弗卑者也彼奚以是爲有無也於是誦說王先生至於無窮焉而庶民小子跣而逐號泣而後先者不可以鉅萬計許西子聞而嘆曰王先生所以自爲者其蠲潔若是也夫豪傑之士不以丘壑之死而輕屈於細夫况若爾哉茲所以爲王先生者也於是次第其事以贈王先生

浚川文集序

浚川子之按關中也以所爲浚川稿九卷示予予得

而讀之有賦四首樂府二十四首古詩五言二十六首七言十首律詩五言三十六首七言四十九首絕句五言二十二首六言二首七言十一首雜文三首奏議五首嘆曰浚川子之文之盛如此乎哉夫言者心之聲文者言之章者也士自始學以及於其老莫不唯道焉是致道不可以無著也莫不唯文焉是業君子所以布其心志於天下後世者文而已也然天下後世讀其書則有以考其德考其德則有以識其人是文之所以爲文者以學而不以誇以所能至而不以其所徒聞故周公孔孟之文當時誦之後世仰

之其體如是也故以其可守而善可久而敝也故謂之經經者常也盡人倫之常者也故濁世莫能蝕盛世莫能加巧者母貴知者母變也浚川子曩與予遊翰林窮古聖人之蹟黜百家之謬當時所同遊者莫不以君爲能然詣理極變發精殫微博而能簡麗而能則若浚川子蓋今所獨步操觚之士靡得並焉夫文有三等聖人所不易而學者所未諳也上焉者惠猷啓績若唐虞咨俞之美焉中焉者弘道廣訓若孔子孟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達變若雅頌諷托之妙焉三者不具雖文何觀其故在所以養之者厚而母

淳純而毋駁而已浚川子之所養可以無媿於斯二者則其文之所至三者何歎焉予悲今之爲文者殊昧此道故讀其文而附之以此此可以告後學矣正德壬申冬十月十又二日序

送桑華州序

桑使君知華州之二年當夫述職之期冬十有一月吉日使君將起行北上觀

天子道理政績述民之苦山東大叅東谷張子適罷省居華以使君優禮工大夫愛民慎政有古循良之所不逮且重與使君別於是以前言贈使君子與東谷往來遊華所見辱於使君者今且亦二年矣其得於聞見之際者誠已弗尠矣方欲述撰其美使天下爲郡邑者具識其賢乃東谷以是屬予哉夫

祖宗以天下之不可以一人治也於是廣建置別樞轄嚴郡邑之制先守令之軌百五十年化行俗美百姓富庶脩禮篤愛可以比隆二代然弛張互其機否泰邇其運故長治久安之後或沴泐參淫巧作奢窮侈極鴻化忽斂故必有以振作興起奮其惰滌其污闢其隘抑其文歸諸理使故者復長者引如是而已天下之爲郡邑者顧不能皆然於是乎有疾苦之民

澶洄之俗

上雖極意求治功日遠效益難此安可謂法制踈畧
闊大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
舉亦求諸其人而已關中郡縣甲於天下民之瘠損
天下亦無以方焉而華州又當東面之衝使者冠蓋
相望民匍匐輸輓迎候如歷緯軸加以冗徵襍歛晨
夕更迭民疲而瘳吏曠而木知名之士無以昭布其
豪傑之業恢擴其博大之用况庸流中才哉桑使君
下車以來繩吏有法用民有典集事有章繁惰有等
故吏畏而民悅人親而行通力無恒勞財無恒出使

者不怨居者不撻歷其境知其功見其俗識其政於
乎使天下守郡者皆如桑使君可以副
天子德意矣請以是爲桑使君贈何如東谷君曰斯
惟桑使君所獨詣也是其可以贈吾桑使君矣正德
十有四年冬十月之望序

對山集卷之十二終

寸山集

卷之十二

三

辛巳集

卷一

三



